# 最新草木深散文阅读题(8篇)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青苔石径 更新时间：2024-08-08

*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，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。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。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，欢迎大家分享阅读。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一在城中，花草...*

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，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。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。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，欢迎大家分享阅读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一**

在城中，花草是装饰，是点缀，是宠物，却比宠物次一等。它的地方在花盆中，或放在阳台上，或放在花架上。有娇嫩一点儿的，则养于深闺中。

城市花草娇贵，可怜，很少见风日雨露。

乡下的则相反。

乡下的花草，生长在院子里，土堆边，或是公路边，很随意。有的是特意种上的；有的则是风吹来的，鸟拉下的：一颗种子，随意一落，风雨一吹一润，生根发芽，长成一花一叶，一树一果。总之，没人拿着喷壶，一天天地浇水照看侍弄着。

花草长在院子里，土堆边，这些，和乡下人相似，随遇而安。大概是因为性气相通吧，乡下人能和它们交谈，能听得懂它们的话。

草木有语，这是城里人不相信的。

草木之语，城里人也是听不懂的。

柳树发绿，点种洋芋。

在乡下，一到正月，就要种洋芋。

种洋芋的地是坡地。洋芋命贱，种在肥地，反而只长秧子，一地绿乎乎的，无边无岸，一挖下去，下面的洋芋只有指头蛋大。

原来，是什么种子长什么地。爹说，洋芋这东西命硬，和农人一样。

于是，到了秋冬，庄稼一收，总有一块坡地空在那儿，闲闲地放着。这地，得是阴坡，得是沙地，得向阳。四周的麦苗长起来，青绿一片，如一床毯子。而这块地，却安静如一个邻家女子，看着别人女孩出嫁，一点儿也不急。

它，是给洋芋留下的。

种洋芋，在乡下一般是不用化肥的，用的是火粪。

到了正月，初五一过，爹拿着刀上了坡，将荆刺啊树棍啊茅草啊，割上了一大堆，堆在地中间。过两天，阳光一晒，干透了，爹就拿了锨准备上坡。我们小孩子一见，知道是烧火粪，也嗷嗷叫着跟了去。

爹在地上竖着并排挖了几条渠，做了通风的烟囱。然后，把柴草平铺在上面，堆码整齐，一锨锨的土浇得高高的，谷个子一样，然后手一拍，将军一样喊一声：“点火！”

我们欢叫着，节日一样兴奋着，东边点一把火，西边点一把火，顿时，火堆燃起来。我们伸着手烤着火，脸被烤得红通通的。

爹点一锅烟，坐在旁边吸着，火灭了，喊声：“走嘞！”

我们也喊一声：“走嘞。”

走了好远，回过头去，看见一缕浓烟仍在蓝天下直直冒起。爹说，土堆里的火还没熄，熬着吧，熬了几天，开始筛火粪。火粪一筛，泼上大粪一拌，就能当肥料种地了。挖一个坑，扔上一个洋芋，放上一把火粪，再盖上土。

有时，我也跟着上坡，虽然小，却能帮得上忙。

一块地种完，回家路上经过河边，爹看见柳树，总会撂上一句：“柳树发绿，点种洋芋。”我一抬头，河边的柳条果然绿了，软了。河沿上有一树野桃花，冒出淡红的花苞。

那天是正月十四，多年后我还记得。因为，隔天就是正月十五。爹说，种完洋芋，好好过十五。我听了，感到很快活，无来由的快活。

茶芽一冒，清明就到。

小时，婆常常念叨：“茶芽一冒，清明就到。”

我亮着眼睛问：“茶芽是啥？”

婆张张嘴，又眨眨昏花的老眼，说了半天，也没说清什么是茶芽。那时很小，只知道茶是叶子的，哪有茶芽啊。婆也说不清，因为她说的是一句当地的谚语啊。再说，她老人家也没见过茶芽。最终，婆无奈地拍一下我的头说：“打破沙锅问到底，硬要问沙锅能煮多少米。”

长大之后，我看到了茶芽。

故乡在山里，那儿山不高，圆圆的馒头一样，长着桐子树，长着槐树，一片一片的，到了四月，一山白槐花，一村子的香气。秋天吧，桐籽结得比鸡蛋还要大。

山坡是沙地，不瘦，不敢说一把攥出油，但也黑黑的。

一年，有县林业局的人来，看了说，好地，种茶吧。于是，一车车茶籽送来，在山林里挖上坑，将茶籽埋下，发芽长高后，其他树一砍，仍是一片青绿，一片香气，不过不是花香，是茶香。茶叶真香哎，尤其六月天，蹲在茶林中，热汽一蒸，漫天清香，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一粒茶芽。

茶芽吐出时，正是三月。

那时，刚修剪过的`茶枝，密密麻麻，冒着一层茶芽。有人说，茶芽如蚁。这比喻很恰当，茶芽确实细小如蚁，不是绿色，是一种淡嫩的颜色，上面有一层茸毛，白乎乎的。尤其早晨，站在茶林边一望，一层白乎乎的雾气中，每一颗茶芽上凝结一颗露珠，晨光一照，一片彩线，还耀眼哩。

茶芽出来，清明也就来了。

这时，一家家的坟山上，就会零零落落响起鞭炮声，在洁净的阳光中，没有悲戚，没有伤感，有的是一种温馨。清明，是一种回归，一种寻根，一种反哺报答，乡下人做得有条不紊，古风浓厚。鞭炮之后，会在坟前放一壶酒，几个酒杯，还有几碟菜。

每年清明，茶芽一起，我在远处就想到了婆的话，“茶芽一冒，清明就到。”

婆活着的时候问：“旺儿，长大了，清明祭婆不？”

我说：“祭！”

婆不放心地说：“走远了呢？”

我脆脆地说：“走远了也回来祭。”

婆就笑了，眯上了眼，亲着我说：“我的孙子好孝顺哎。”

婆已离世十几年了，多少个清明我都身在异地，没空回家。只是那句谚语，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——茶芽一冒，清明就到。

结巴草长，六月栽秧。

结巴草是一种很难缠的草，在乡下，农人说起结巴草，不是说讨厌，是说难缠，好像结巴草是一个顽皮的娃娃，纠缠着他们，让他们撒不开手。

结巴草真难缠的。

这种草，生命力超强，无论田埂上，小路上，它都能茁壮生长。至于田间，更是它们铺张伸展的好地方。它们一节一节向前铺展，每铺展一节，节上就生根，扎入土中，长成新的草儿。这样一来，一丛结巴草，几天之后就会铺成一片。

这种草，扯下来后，不能随意扔，随意一扔，几天之后，它又扎根生长，因此，有经验的农人把它扯了，一堆堆堆起来；也有人随手把它扔在玉米叶上，或者挂在玉米棒上：它挨不着土，也就无法再生长。

乡村人，就是依草而生，依草而活的。一方面，他们和草搏斗着；一方面，他们又离不开草。

他们恨结巴草，可是，又爱着结巴草。

他们说，结巴草长，六月栽秧。

老家栽秧不是用机器，田块很小，机器施展不开，所以，只有用牛整。有一个笑话说，一家请了一个牛把式，告诉他，自己今天要整十五块水田。牛把式吓了一跳，到了地里，松了一口气，一块块席子大的田地，很快就整好了。可是整罢，左数右数也才十四块。无奈之下，拿了斗笠准备走，这才发现，斗笠下还扣着一块水田。

地块不大，但他们栽秧却十分细致。

我曾栽过秧，左手捏秧把子，右手分出几根秧苗，往水田中一插。插秧，是个技术活，不能深，深了的话，再次返青生长十分缓慢；也不能浅，浅了，随水漂散。

一天秧载下来，腰腿酸痛，晚上都睡不踏实。不过，经过秧田的时候，指着那几行秧苗对别人炫耀：“那是我栽的，长势咋样？”那种得意，是难以表述的。

这种得意，我已经十年没再感受到。

叶红石头黑，勤人种早麦。

一直以来，我把这个谚语都读错了，我以为是“叶红石头黑，穷人种早麦”呢，我们那儿，“穷”“勤”读音不分。前段时间，娘来城中看我们，住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她早早起来，坐在阳台前的窗子旁，望着外面的山，许久之后，一声长叹：“山红石头黑，勤人种早麦。”

我不解地问：“娘，种早麦的人家理应富足啊，怎么会穷呢？”

经过娘解释，我才知道，是勤人，勤劳之人，不是穷人。

几天后，娘就回去了，老家，娘还有两块田，合在一起拢共不到一亩。但是，娘把地收拾得很细致很平整，每年此时，娘都会在地里撒上麦子。

乡村人对地的作用认识很窄，就是种庄稼。

近几年，乡村引进了黄姜，还有丹参，很来钱。可是，一些老年人专弄了一块地，上足底肥，放着种麦子。无论儿女怎么劝说，也不许种了黄姜和丹参。用他们的话说，那些东西喂不饱肚子，没庄稼来得实惠。

于是，一到秋季，麦苗仍然是小村的一道风景线。

种麦子时，土地已经空旷了许久，已经吸饱雨水，蓄势待发。这时，牛把式来了，犁架上，牛嚼着草，早晨的雾升起，遮住了近处的田远处的地。远远的，传来挖地边子的声音，还有咳嗽声。主家提了化肥，在田里一撒，拍拍挎篮，意思是撒好了。

牛把式扶了犁，鞭子一摔，抖起一朵鞭花。犁铧划过，潮湿的土块翻起，土气上升，雾更浓了，里面还弥漫着泥土的味儿，很好闻的。间或，雾气里传来几句说话声，还有小牛犊子哞哞的叫声。这时，它们在田间撒着欢子，十分欢快。

地犁罢，还要撒种籽。

种籽撒罢，还要把地整平，土坷垃敲碎，一整套的工序，很麻烦的！

种地就是麻烦事，怕麻烦，就别种地啊！乡下人常说，好像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事情。这种神圣，只有他们体会得到，只有锄头体会得到，只有长天大地体会得到。对，体会得最清楚的应当是草木。不信？你也听听草木之语吧！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二**

草木情结散文

一直很喜欢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中那些念起来拗口的草木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一种陌生而熟悉的情结。陌生，是因为它们所在的时空离我太遥远，熟悉，是因为它们的身影从未离开我的视线。恰好前段时间师傅让我去读《诗经》，我听话地每天捧一本《诗经》在那里看啊看啊，可就是进不了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那种苍茫浪漫的意境。是我心不够诚，打动不了那文字里的萋萋草木？还是我真的骨子里缺乏诗意，和它们没共同语言？我曾为此苦恼了好多天，但是苦恼归苦恼，时间一久，我也想明白了，草木一旦入了诗词，那就不再是草木了，那是成了精、有了魂魄的灵物，它们的世界岂是我这种凡尘浊物能够轻易进入的？既然我无法深入它们的世界，那我邀请它们来我的世界总可以吧。《诗经》里的草木太多，不认识的自然没办法邀请，太熟悉的这次就不用来了，等下次吧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——卷耳

这里的卷耳，今名苍耳、羊带来，据说是古时候穷苦人家食用的菜蔬，或年岁歉收时的救荒食草。可百度百科上说这是一种全株有毒的植物，幼芽和果实毒性最大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古人是怎么把它当菜食用的呢？不会中毒？现代人种植它多半是为了药用，我不懂药理，亦无需拿它当食物，可因为它那布满倒钩刺的果实，它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

苍耳在《楚辞》中叫苔木耳，因其繁殖能力极强，被视为杂草归入恶草一类。小时候，随便路过一条乡间小道，都能在路旁偶遇一排排结着果实的苍耳。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有个“苍耳”这么好听的名字，我们都叫它“粘毛子”，顾名思义就是它那有倒钩刺的果实遇到有毛的东西就会附着在上面。惹上这样的“无赖”，如果是一般的衣物倒容易处理，拔下来扔掉就算了，如果是毛发可就难缠了，有时不得不用上剪刀等工具才能摆脱它的困扰。

对女孩子来说，和苍耳有关的记忆多是不愉快的，这都拜那些调皮的小男孩儿所赐。他们玩儿“打仗”游戏的时候，会摘一大把一大把的苍耳果实放在身上，小伙伴之间互相投掷着玩耍。苍耳果实很小很轻，不会砸伤人，但它的刺落在皮肤上也会使人产生轻微的疼痛，这样的效果正是他们需要的。有时女孩子误入他们的阵地，头上不小心挨那么一下，苍耳果实就粘在头发上了。淡定的女孩子知道让别人替她小心翼翼地摘下来，有的小女孩儿一慌神，小手往头上一抹，头发迅速和倒钩刺缠绕在一起，怎么也弄不下来，只能急得哇哇大哭。有些调皮的男生见这么容易就能把小姑娘逗哭，没事儿就故意摘两个苍耳果实握在手里，若无其事地晃到他们想要捉弄的女孩子身边，顺手将手往女孩子头上一扣，再揉上几下，然后跑到远处去看笑话。

我也曾被这么捉弄过一回，但我当时没哭，我是看到一大戳头发随着剪刀卡擦一声掉在地上才哭的。神奇的是，那个捉弄我的男生后来成了我整个小学阶段最好的朋友。

采采芣苡，薄言采之，采采芣苡，薄言有之——芣苢

《周南》里的芣苢是轻松快乐的韵脚，采呀采呀采起来，像我们幼儿园时唱的歌谣，“找呀找呀找朋友”，简单的旋律，一如我们彼时简单的心境，空灵清澈得如同雨后晴空，可以照出我们落在地上的身影。

这种叫芣苢的植物，现在被我们称为车前草，常成群生长在牛马迹中，所以叫做“车前”或“牛遗”；在路上或路边的开阔处也经常见，因此也叫“当道”。车前草的叶子呈椭圆形，紧贴着地面生长，看起来像一片片的招风耳，又大又笨，可就是这么一种并不出众的植物，它却是个把数学天赋发挥到极致的天才，至少比我这个看见数字就头疼的数学白痴厉害。为了获得最好的采风和光照，它上下层中相邻的两片叶子之间约成137.5°角，这样的黄金分割角在自然界虽不是独一无二，可也体现了它善于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的生存智慧。

传说西汉的将士被匈奴围困，人马患病，孤立无援之际，是车前草的突然出现拯救了将士们的生命。传说可信度有多少我不知道，但车前草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我是深信不疑的。在农村，似乎所有的植物都能入药，农民们虽然说不出那些草木治病救人的原理，可是凭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，他们确实从这些平凡的草木身上获益匪浅。小时候我们家就一直备着晒干的车前草，说是要用来泡水喝，不过我好像从来没见他们泡过，只是每年一如既往地储存这种植物。

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我们更喜欢车前草的茎，它和牛筋草一起被我们称为官司草，即把两根车前草茎或者牛筋草对折交叉互拉，比赛输赢，谁的草先断掉谁就输。车前草的茎远比牛筋草结实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会允许使用牛筋草的人再加三到五根牛筋草，和在一起对抗车前草茎。比赛久了，积累了经验，孩子们便想出了许多取巧的法子。比如把牛筋草的结扣处揉一揉，挤出一些水分，或者直接用牙齿轻咬，以此增强牛筋草的韧性。

今年暑假和弟弟一起回家，七岁的弟弟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停了下来，不知道蹲在那里做什么。我走过去一看，他正在拔一株车前草。我说：“你拔来干嘛呢？”弟弟回头望着我，一脸天真地回答：“妈妈说这个可以吃的。”我再问他：“会打官司吗？”弟弟茫然地摇了摇头。想来定是妈妈平日里给弟弟普及过车前草的相关知识，却忘了交给他这些小游戏。也是，现在的孩子想要什么玩具没有，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儿时的小把戏？

于以采苹，南涧之滨——苹

曾经一度以为这里的苹就是“身世浮沉雨打萍”里的萍，都是浮萍的意思。浮萍在诗文中的形象是比较悲苦的，所以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也想当然地加入了一些悲悯情怀。查过资料，辅以童年记忆，方才知晓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

由于这两种植物都曾在水田里见过，当时也没有仔细区分，所以我一直把田字草当浮萍看待。现在仔细想来，浮萍在我们当地的俗名叫做“浮漂”，因为根短，只能漂浮在水面上，用它来比喻漂泊无奈的心情最是生动贴切。小时候，经常见大人们用铁丝网舀来喂鸭子，舀起来的浮萍不像浮在水面那样一片碧绿，有些呈暗红色或者褐色，像钢铁生了锈，给人一种陈旧苍老之感。

这里的苹，今名田字草，相比于浮萍的沧桑陈旧，田字草就显得生机勃勃多了。田字草的根茎固定在水中泥地上，叶初生时浮在水面，长大一点后就不再依赖于水的托举，而是独立挺拔于水面上方，颇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样子。它的叶子是一种翠翠嫩嫩的绿色，清新淡雅，惹人怜爱，古代人常用来祭祀鬼神、招待王公，可见是种极其尊贵的植物了。

田字草“叶正四方，中拆如十字”，所以又叫做四叶草。当然，它不是我们以为的从三叶草中找出来的四叶草，那种四叶草没有种子，太过珍贵，，也只有在一千万株传统的三叶草中寻找才能找出一株。而田字草的繁殖能力超强，虽被现代农民视为有害杂草，然而在《楚辞》中仍属于香草一类。寻找四叶草，也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和希望，为了给自己的心寻求一份依托，既然真正的四叶草如此虚无缥缈，为什么不能用田字草来替代四叶草寄托我们的美好祝愿呢？若心怀仁善和祝福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朵花，都能使我们不自觉地嘴角上扬。

白茅纯束，有女如玉——白茅

白茅的俗名叫丝茅草，在古代是洁白、柔顺的象征，祭祀时常用来垫托或包裹祭品，然而在我的印象里，白茅却是刚柔并济、亦正亦邪的一种植物。

在我的家乡重庆乡村，白茅的覆盖面积非常广，从山顶四下望去，大片大片的茅草随风起伏，掀起层层碧波在山间荡漾。它的繁殖能力也极强，可以说，只要是有泥土的地方它就无孔不入，即便是大火烧山，它也能迅速恢复原貌，并抢占大片生育地。《离骚》中说：“兰芷变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为茅。”侵略性强且到处蔓生的白茅逐渐攻占香草的生存空间，屈大夫把这视为为劣币逐良币的官场写照。

白茅的根白嫩汁多，味道甘甜，挖来洗净即可生食，但是它的根状茎发达，在土中到处蔓延，与其他植物相比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，且难以除净，在很多地方已发展成为有害杂草。白茅的叶子修长坚韧，不易腐烂，是古代人常用来搭盖茅屋的材料，想必“茅屋”这个词和白茅渊源不浅吧。白茅的叶子边沿还很锋利，若是赤着双腿去茅草丛中走一圈回来，原本白皙干净的小腿极有可能变得伤痕累累。白茅的花序呈圆锥状，着生许多细小种子，种子上有丝状白色绒毛，绒毛细腻柔软，成熟时自花轴断落，随风飘逸飞扬，到处传播繁衍后代，这就更加增强了它的扩张性。白茅的花絮可以止血，小时候，我见过很多农村人手脚被割伤后，只要不是太严重，都是直接勒一把白茅花絮抹在伤口上，很快便能见效，不过现在好像没人这么做了。这也是我说它亦正亦邪的原因，它的叶子能伤你，它的花絮却能帮你治伤，让你恨也不是，爱也不是。

其实，世间很多东西也如白茅一样，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，当你需要它时，坏的也能变成好的，当你不需要它时，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。

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——荠

我跟荠菜不是很熟，虽然从小到大打的照面不少，也跟它玩儿过一段时间，可由于它的存在感太弱，总是被我忽略，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它的名字。在我们当地，它似乎没有名字，我从来没听大人们提起过它，只是偶尔遇到了随意瞥上一眼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所以他们大概以为它不需要名字或者称呼这种东西吧。倒是我，曾叫过它一阵子“响响草”。

荠菜的茎与叶布满了一层灰白色的绒毛，掐断了，仍有千丝万缕地联系，它会开出许多白色小花，星星点点的，可是这样的小花开在万紫千红的春天里实在是难以入眼，我之所以还有点印象，是因为它的种子。

荠菜一边开花一边长种子，一根瘦瘦弱弱的茎上，从下到上环绕着一圈圈种子，最顶端簇拥着一团儿小白花。荠菜的种子形状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也有点像心形，用手捏捏会发现里面空空的，总让人觉得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。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经验，我折下一根长满种子的荠菜茎，把一颗颗种子从茎上剔落成欲断不断的样子，放在耳边轻轻摇一摇，就会听到踢踢踏踏的声音，所以那时候我才叫它“响响草”。当我在电脑上敲出这些文字时，一种若有似无的踢踏声正在我的脑海回荡，我知道，它来自我那已经远去的童年时光。

《诗经》里用荠菜的甘味来表达甘愿吃苦的心情，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，谁说苦菜是苦的呢，我吃着就像荠菜一样甘甜。说这话的人，应该不会想到千年后的今天，他所喜爱的荠菜会这般被人不屑一顾吧。不过也说不好，指不定哪天大家都吃腻了鸡鸭鱼肉，偏要回山里吃吃野菜野草呢？

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——桑

桑是《诗经》中出现篇数最多的植物，也是中国最早栽培的树种之一，古时民宅附近常见，属于经济作物。桑树之所以在古代有如此高的地位，和它的广泛用途不无关系。桑叶可以养蚕，桑葚可以直接食用，桑树皮可入药，可造纸，桑木可以搭成弯弓。孟子说：“五亩之田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”孟子单提桑树而不言其他，足见桑树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。

桑树那么多的用途，我切身感受过的却并不多。我没见过养蚕，没见过桑皮造纸，没见过真正的桑木弓箭，桑树之余我，不过是满足了小孩子嘴馋的一种美食。

紫色的桑葚水灵灵地掩藏在桑叶中间，不动声色地诱惑着路过桑树身边地小孩儿，而我往往是最经不起诱惑的那个。常常是直接摘一片最大的桑叶折成袋子，专挑最大最有光泽的桑葚摘，直到装满一整袋才肯停止。记得后山上有一棵三米左右高的桑树，结的果子是白色的，这在我眼里是稀世珍宝级别的东西，无论大人看得多紧，总是会想法设法地爬到树上去摘来吃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，我到现在也觉得白桑果比紫桑果清甜，可惜的是那棵结白桑果的大桑树早已消失无踪了，后来也没再见过白桑果。桑叶也是可以吃的，小时候奶奶做点心时会采些桑叶来包在外面，点心蒸熟时，桑叶也熟了，有的桑叶粘在点心上撕不下来就只能和着点心一起吃掉。

说到桑树，我忽然想起一句俗语：门前不栽桑，屋后不种柳。回想起来，桑树一般都长在山上或者路边，在农村还真没在哪家门前见过。“桑”谐音“丧”，不吉利，这个好理解，可是柳枝作为惜别赠物，在我心里一直是种寄托着离人情思的美好植物，为什么也不能种呢？难道是因为柳枝可以用来做招魂幡？（从小说里看来的）如果是这样，那在家门前种桃树岂不是可以辟邪镇宅？

施罛濊濊，鱣鲔发发，葭菼揭揭——菼

以前读这首诗，目光都集中在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上，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叫庄姜的美丽女子，总幻想着哪天能在路上邂逅这样一位女孩儿，把诗文中的美好形象鲜活地还原于现实生活中。也是受了这首诗的影响，我很爱看女子的手和眼睛，很遗憾的是，至今极少在成人中遇到令我心仪的手指和眼眸。现在转移视线，把诗中的植物还原于生活，这比还原美人容易多了，美人只能靠想象，而植物好些我都曾在田间地头见过。

菼，学名荻，家乡通常称为巴茅草，和白茅有点像，只是长得比白茅葱茏高大许多。荻花初开时是梦幻般的淡紫色，低垂柔顺的姿态现出几分含娇带羞的模样，荻花纷飞是秋日里一道动人的风景，洁白的花絮随着秋风起舞，洋洋洒洒于天地间，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，会有仙女从飘飞的荻花中走来，我想我一定会信的，我会傻傻地藏在荻草丛中，等待仙女的降临。从小就很喜欢那些随风飞舞的东西，一片落叶，一朵蒲公英，一缕发丝，甚至是被风吹起的塑料袋，我也能呆呆地看上半天。在想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似乎什么都没想，只是那么看着就已经很舒服了。

会飞的荻花是自由潇洒的，我看见它们从巴茅杆上脱落，蜻蜓点水般掠过我的头顶，是在向我告别吗？告别一道从花开到花谢一直关注着它们的目光，告别一缕从起飞到消逝一直追随着它们的视线，带着庄姜的梦，飞过高山，飞过田野，飞向那个它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远方。

或许将来的某一天，我会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与之相遇，如果那里没有阳光没有风，我会带它们回到故乡的原野，陪它们再发一次芽，再开一次花……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三**

草木亲人散文

我原先住的宅子前院有一排修剪齐整的小叶女贞树篱，绿森森的，既是一道风景,又吸纳了公路上的浮尘噪音。院子东西侧，各栽植了一株玉兰。春天，蓓蕾初发，两树紫红色挤挤挨挨的花苞，像一盏盏精致的壁灯，又像一群敛眉含羞的青涩少女亭亭玉立着。待到花儿开放时，起初像是齐刷刷擎着葡萄美酒的玉盏，随后又像是展翅欲飞的艳蝶，开得热烈而奔放。待到落红随风飘零时，叶子就悄悄冒出枝头，翠绿的叶片泛着蜡质的青春光泽。偶尔会有错过花期的花苞，在夏秋之间的某个清晨从枝丫间探出头来，给人花开二度的惊喜。

后院东西窗前，各栽植了一株银杏和广玉兰。广玉兰是常绿乔木，树姿高大壮丽，树叶革质肥厚，五六月开花时，形似荷花的乳白色花朵从绿叶间冒出来，香气四溢。许多鸟儿在这株茂盛的玉兰树上作窝育雏，每天都能看见鸟夫妻飞出飞进呢喃欢鸣的身影，树底下全是白花花的鸟粪。银杏树树身伟岸挺拔，树冠亭亭如云，翠绿色的扇形叶子总是给楼上楼下送来阴凉。秋天，翠叶先是镶上美丽的金色花边，那些硬玉般的小果球成熟后，果皮上镀了一层银霜，吧嗒吧嗒，落在台阶地上。随后是满树辉煌的叶子，在阵阵秋风中扑簌簌地告别枝头，让我想起‘死如秋叶之静美’的诗句。我对这棵银杏树，有些偏爱，经常在树下窗前打量它的身姿，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它拍照，为它写过诗。也相信树是有灵性的，无论寒暑晨昏，它都默默地坚守在窗外，展示它作为树的风姿和美丽。直至它高过了屋脊，我才突然为它的生存空间担忧起来。由于它栽在楼梯和宅子的夹角处，距离楼层太近，一部分树枝无法自由伸展，树身渐渐有些倾侧。当看到它撑破地砖露在地面的伏根像钢筋一样粗硬地显露出来，我又发现它伸在楼梯下的根，硬是把水泥墙缝撑开了裂缝。为了生存，银杏树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受了怎样的重压、束缚和憋屈啊！可是它无法逃离，不会怨天尤人，更没有抑郁萎靡，依然那么安详从容地向高空伸展，依然那么傲岸生机勃勃地洒下一片浓阴。抚摸着它粗硬的枝干，觉得它作为树的图腾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这棵长在水池边上的柿子树，那粗黑长苔的枝干上总是缠满了各种爬藤。它总会在四月的晴和天气中开出一树繁密的鹅黄色柿子花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；总会在盛夏洒下一片浓阴，为树下洗洗涮涮的我和玉簪花遮挡骄阳。我不知有多少次拭去额头的汗水，向投下阴凉的它投去感念的一瞥。秋天，它托举一树的红柿子，让家人尝鲜，任鸟儿啄食，那渐渐转黄变红的叶子分外夺目，有时候，一颗熟透的柿子冷不丁从高空砸下来，溅了一地的甜汁，引来群蝇共舞，难免会令人嫌恶地皱眉，可积了雪的虬曲枝干上那颇有古风的画意，总会令我驻足留恋许久。

厕所墙根长了一株连翘，那是女儿上小学时从同学家剪下的一段枝条，插在土里就生了根，枝条攀爬着院墙又窜到了厕所的瓦脊上。春天里总是在爆出繁密的花苞后的几天里，又开满枝条鲜黄的小花朵，艳丽可爱，我总是会剪一些花枝作瓶插，把它当迎春花来欣赏。花儿凋谢后，绿叶子就冒出来，数不清的枝条就窜出来，长得特别葳蕤泼辣，向地上筛下点点光斑。每天出入厕所，都要穿枝拂叶和它亲密接触。因怕它的枝叶里藏蛇，就总是给它理发剪枝。院里因有了这几棵树的点缀总是绿影婆娑，清景无限。

再说说后院的菜园子吧。人勤地不懒。园子虽不大，可家常菜却样样浑全。俗话说：“一月葱，二月韭。”一场春雨过后，焐了一个冬天的韭菜应春而发，聚集了淋漓的元气，长得绿油油的，吃起来鲜香辛辣特别入味。清明过后，开始点播几粒豇豆、四季豆、南瓜、甜玉米，去集市买回来几株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苦瓜苗，各自栽了，再雍一畦葱秧，撒一包生菜籽，施些草木灰农家肥。不大的园子，一畦豆一陇葱的，诸多菜蔬共生竞发，瞧着满眼的生意。眼看着种子破土长叶扯蔓，眼瞅着新苗开花坐果。粉紫色的豆花茄子花，鲜黄色的瓜儿番茄花，开得都那么疯，那么艳。今儿给黄瓜、豆角搭架，明儿给生菜间苗，菜园里还冷不丁地冒出灰灰菜、荠荠菜等生鲜野蔬。满院子的时令菜蔬次第成熟，今儿啃玉米棒子再来份凉拌黄瓜，明儿吃干煸豆角再炒份西红柿鸡蛋，每顿家常饭都吃的有香有色，有滋有味。若菜蔬的品种好，它们就尽量把生命所有的养分和能量都释放出来，累累的果实新鲜洁净，叫人看着心生欢悦。吃不了的菜蔬，就摘了打包送给亲友。农历七月半，夏令菜萎谢退场，秋茄子、辣椒、南瓜正是好时候，也该是种大蒜白菜萝卜的节令。十月罢园，南瓜、茄子、辣椒的藤秧萎败枯黄了，就堆放在墙角沤肥料，只有蒜苗、芫荽、青菜的叶尖尚滴着寒露，清鲜可爱。

菜园子的四周并没有篱笆为界，一圈儿全是花木盆景。白茶花、丹顶红、红豆杉、铁树、发财树、仙人掌等盆栽一溜儿排开，月季、牡丹、芍药、菊花、凤仙、牵牛花列队在季节中参差摇曳，后院里四季花气袭人，暗香浮动。一天奔波工作累了，回家后在院子里瞧瞧树看看花，再侍弄照看一番园子里的花草，心里的纷烦俗躁就渐渐消散，心境也觉清爽安宁了。

和这些花草树木相伴久了，它们俨然就成了我的草木亲人，特别珍惜和它们共处一方屋檐下的缘分。一想到这些十多年来在院子里落户安家的树木花草，我就不免心生感慨。它们给点阳光雨露就生机绽放，来点风雨也不畏怯躲避，各自遵循着本性时令，各自呈现着生命的荣枯，它们会给我一种灵性的昭示：拥有一颗素朴的平常心，在满是人间烟火气的日子里觅得趣味，活出自己的一方天地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四**

草木健在物是人非散文

有些人，等走远了以后，才深深的发现，原来留下的记忆，是光阴摸不去的痕迹；有些情，当沉淀出了以后，才懂得美丽，真实般的存在，还是一如初见。我时常与怀念，对望成了想念；与遗忘，缅怀而出的又悲伤。所有沉淀的情愫，在繁华落尽的流年里，终究是草木健在，物是人非。

这是一个寂静的夜空，满天繁星散去了微烁的星辰，而我、在情不自禁中，将所有的一切，都将在沉睡而安静的月色下，轻敲慢打，在键盘上，用这一颗心似乎苏醒了太多的记忆的心，再一次选择去打捞几多，无数次在午夜梦回时，我努力的挣脱，清空般的不去追思往昔，然、终究还是走过流年，走不过岁月沉淀出的感念。

尘世间的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完美的结局。死恨情愁，万般皆于痴情的心，红尘中缘来缘去，纠纠缠缠的在时光之河中，注入记忆的脑海，应或许是这想忘却相望的回忆吧。那些逝去的美丽，如同流星坠落的那一刹啦，短暂的美终究还是留给眼帘，随之消失的银河的，看不到来过的一丝痕迹。

紧握记忆的弦，寻找曾经熟悉的线索。那些青春狂欢的年少，孤独中放歌的午夜梦醒时分，思念里错落在天涯的人儿。多少次、梦里出现过相同不变的情形，一幕又一幕，一段又一段，勾勒出无数健在的模样，是不曾远去的永远只是背影，还是时间残忍的拉开了时空的距离？几经千帆过境，唯独能留给最后的，还是物是人非。

有时候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由心而发出了慨叹。有时候，又不经意的走在某个小巷，熟悉充斥的质感依是自己而过。哪年哪月、牵手漫步的残忆又将一段内心的往事，反复翻阅。不得不去承认，走远的过去，而今的现在成为一种心里摸不去的岁月履历，如同写上了刻骨的字眼，随着不停流逝的时间鲜明呈现出来的凹凸深痕。

在一刻安静的时间里，想去忘记该忘记的人，想去将过往尘封在某个角落的栖息里，不再卒读，不再触碰。可为何；我们生来就与记忆有个割不断的撕撕扯扯？缅怀一颗心，追思一切人，走远的缘分，如何去打捞我们曾经被填满的心田？瞬间总会将自个儿沦落进过往的回忆里，翻来覆去，那些曾经在乎的全部。

我们曾经一起走过，走过青春得年少轻狂，那时少年，孤傲懵懂。那时你我，走过岁月匆匆的轨迹，快乐包裹着所有的开心。幸福、更是一种不曾褪色的美。对于未来的天空，规划好了所有的继续。那时那月，我们没有体会过悲伤失色的情绪，不懂得人世间的分分合合，不懂得缘来缘去的情感波折。

行走的日子，走着走着，便失去了联系，这好像是岁月把那份情，渐渐的淡去了曾经的纯真。回望的旅程，终究成了许多无言的结局。若是说，草木健在，那么、物是人非的，也只有这一路走来，关于过去的点点滴滴，载着满满的碎碎念，裱装出了往昔不可追的一串儿叹息。

生命路上，成长铺满疼痛，经历越多看的越淡，伤的.越深心越冷，淡然的姿态，就是自己再也找不到那时童真的微笑，开心忘怀的心，即便很多时候不快乐，假装给别人看到的，依然是微笑着坚强的表情。孤单的落寞，也宁愿自己藏着，却从不说给别人听，都说；伪装真的很累，而久而久之也便是戒不掉的习惯。

草木健在，物是人非。当过往的一切载着疼痛，飘荡在眼前时，这一种说不出的熟悉，又是那般的追思感念。如同夜下的城市之光，闪烁的灯火，不息的车流，都一一被夜色笼罩出记忆中的熟知；哪年哪月走过的繁华，长街处一个人孤零零的无所适从。原地守候着相逢，解不去寂寞倦透了的面容，那一种被遗忘好似无依的感觉，永只是一种沉痛，沾湿了昨日的唯美梦境。

草木健在，物是人非。厌倦的回忆摇曳着昨日的美好，流淌出时光里的无数来来去去，纵使散落满目的痕迹，在故事中铺满了曾经的清晰。那些一个个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最后依然模糊的总让人唏嘘不已，欢笑中奔跑过的黄昏，在一场与悲伤结交的转念里，从此恍如隔世。浓郁在了多情的笔尖，微微的心疼在斑驳中，无奈的走向未知。

草木健在，物是人非。旧曲萦绕在耳畔，来回循环往复着昨日的美好，孤单的夜空下，将心疼再一次放飞，眼前的世界，在黑暗中把自己却寂寞到黯然伤神。熟悉于某张照片的回忆，那是相机定格出的曾经，微笑烂漫的惊艳了整段时光，而后来，似乎少了照片里的那个人。春去秋来、岁月轮回来来去去的描写着枯黄不带色彩的情感。

人生如梦，琉璃婉转。凋谢的花开重开了美丽，枯萎的落叶随风飘落。记忆里离开的人，再也杳无音讯。很多时候，就算我任笔尖下的情愫，再多情的续写，遥远的故事，找不到完整如初的结局。如风往事，情感迷局，还是时光的洗涤中，把所有的一切消逝的渐行渐远，记忆的风景，一程又一程，走过了难言的悲伤，健在的回忆，只是这最后的物是人非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五**

窗外草木散文

真是欣幸，新单位办公场所宽绰，我独处一室。窗外还有樱桃树和蒿草！

我是7月末来此报到的。由于初来乍到，诸事生疏，加之不称心，时时意志动摇、萌生退意，荒躁的心绪竟使我忽略了窗外的所有景致。

大约记得是一片沉沉的绿。

当我有心情欣赏窗外时，已是诸花凋零，众草萎黄。不过还是看清了：以樱桃树为主，四周有小野菊、香蒿、刺儿菜、狗尾巴草和鬼针草。

其中，我最喜爱的是小野菊，它们淡雅素净，只是数量不多。数量最多的是令人生厌的鬼针草。有一次我到窗外擦玻璃，细密的`鬼针疯狂地粘在我的黑条绒裤子上，像很多时尚的小饰物，还摇摇欲坠的，可就是不肯掉下来，非得一个一个细细地摘掉，这让我切身领略了小学课堂以外版的植物妈妈有办法 。尚在枝梢的鬼针犹如一只只微型接收器，随时捕捉着来自空气中的某种神秘信息；更似一只只奓撒开的魔爪，虎视眈眈地盯住一切过往的行客，不放过任何一次下手的可乘之机。有时我会设想：如果能将鬼针草替换成叶子差不多的扫帚梅波斯菊）就好了，那种花儿开起来如梦如烟，风风火火，绝对不会冷场的。

除了小野菊，我还喜欢香蒿。它从小就香，长大开出毫不起眼的花后会更香，那是一种质朴浓郁的香。我时常会顺手揪几粒揉搓开来嗅它的香。有经验的瓜农往往用这种香蒿苫香瓜车。香瓜在香蒿下捂了一夜，清早掀开那层被子，满车香瓜就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异香，引诱着闻香而至的买主，很多人却不知道是香蒿在锦上添花。

同事大伟说，正对着我窗户的那棵樱桃很甜，老早就会被摘光。我先是欣喜，但很快就感到遗憾了。于我而言，看满树红翠相映远比酸酸甜甜地吃在嘴里更愉悦。

我还是充满期待，期待着春暖花开，满树的花团锦簇！也期待着红玛瑙似的小浆果缀满绿枝头。那都将是一次视觉的盛宴！尽管我明知那样的光景短暂得转瞬即逝，就像所有美好的事物来得快去得更快一样，尔后留下大片的平庸和乏味，吝啬得让你不知怎样评说才好。

可有所期待，这或许就是过日子常说的奔头儿吧。即便是升斗小民，过日子也是需要这种奔头儿的，哪怕它微末得让你不好意思开口说起，就像我，在春天如期而至的日子里期待着办公室窗下的樱桃树笑靥如花，树下的蒿草翠袖撩人一样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六**

草木有情散文

草木的从容和宁静，人很难学会。只要一抔土，它们就能踮着脚尖站一辈子，眉眼都不会皱一下。这样的定力总引人遐想：那些寸步不离的草木，一定是在等谁？它们在用一生来赴一次约会。绛珠仙草结缘，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木石前盟，谁敢说草木不会有呢？

人非草木，焉知草木无情？喜欢张九龄的《感遇》：“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”春兰葳蕤，秋桂皎洁，此生欣欣者为何？“自尔为佳节”——在自己最美好的时候，绚烂过，相遇过，幸福过。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”或许吧，正因为心有所属、情有所钟，它们才能如此从容地消化风霜雨露，安静地守候今生、等待来世。

院门前，我曾栽两棵梧桐。它们年龄相仿，那时也就手臂粗，隔着院门，日复一日地遥望。它们一定很想在一起，伸着枝桠，叶子“千言万语”。如果说春天发芽是倾诉表达，秋天落叶是望眼欲穿，那么年年的脱皮，就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吧。

也就七八年，它们的枝桠终于挽在了一起，手牵着手，一副举案齐眉的模样。春天窃窃私语，夏天耳鬓厮磨，秋天依依惜别，冬天相拥取暖。后来，父亲卖掉了一棵。刨树时才发现，它们的根已缠在一起，分不出彼此。剩下那棵梧桐，也没了生机，形容枯槁，叶子落得厉害。那年，冬天很漫长，春天回来时，它却没再长出一片叶子。

不读《诗经》，不知万物有灵，读了《诗经》，方知草木有情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”读《蒹葭》时，我脑海里没有伊人，只有院门前的两棵梧桐。那些阳光充沛的午后，梧桐絮雨，白发苍苍，它们依偎着，如同一个古老的预言——对于人，那是白首偕老；对于草木，那是落叶归根。

父亲是农民，对草木的脾性，谙熟于胸。他曾说，枝干有多高，根就有多长。至于原因，他也说不清。我曾求证过，父亲是对的！那个冬天，我跟父亲去扒茅根。草枯根白，叶瘦根肥。我恍然明白，根和枝叶就像一双手，纵使不能“执子之手”，也可拾起落叶，化作春泥，与子偕老。“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草木不会说，但做得比人还好。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白居易的误解源自“朝三暮四”，他忘了“野火烧不尽”的原上草，才说出“人非木石皆有情”。“问花花不语，为谁落？为谁开？”草木有本心，即使心有千千结，关卿何事！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人会食言，所以才会有愁绪缱绻。花不爽约，所以乱红过处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这是人间的“长恨歌”，也是草木的盟约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七**

草木有情的散文

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，蒿子折断都有心呢！这是实话，草木有心，草木亦有情。

和草木渊源最深的应该是农人了。农人年复一年的耕耘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锄草。庄稼地里的杂草等不及土地彻底解冻，也不等农人开始播种，二月二刚过，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，不惧西北的寒冷霜冻，攒足了劲长。到春播的时候，杂草们几乎侵占了所有的土地，所以在春播前锄草成了农人们备耕的首要任务。当然了，这些早发的杂草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春讯，还让人们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：苦苦菜、荠荠菜、蒲公英、车前草……这些都是春天的恩赐，清新的美味啊！每天劳作结束之后，哪个大娘小媳妇的篮子里没有几样嫩绿的野菜呢！

日久生情。农人和草木相处的时间久了，就掌握了其生长规律和习性，不仅能够在最佳时间斩除和庄稼争夺养分的杂草，还能变害为宝呢。刺荄（学名蓟）是一种生命力超顽强的草，几乎每一块地里都有它的身影，根深蒂固，斩除不久就会衍生更多。后来农人们有了经验，专门选择三伏天将其拦腰割断，一场雷雨之后，不几天刺荄就烂掉了，彻底干净。但就是这种草，有着很好的止血收敛功效，在田间劳作，难免磕磕碰碰，哪里擦烂了，揪几片刺荄叶子揉揉，将那墨绿的汁水滴到创口上，清凉止疼，很快就会痊愈。野燕麦是以韧性闻名的，根系发达，分蘖性能超强，是小麦的大敌，但它又是肥牛的上好饲料，看到它穗头沉重了，拔回家去喂牛最好不过了。苦苦菜是大众化的草，嫩时可食，及至生荚结籽，又是不错的油料，近几年似乎又被发现了有药用价值，每年割麦季节，到处是收购苦苦菜的贩子。茵陈也是广见的一种杂草，但是炎热的夏夜，它是驱蚊的好东西，点燃一根茵陈拧成的干草绳，可以让劳作一天的农人睡一个安稳觉。我们小时候，头疼脑热之类，父亲在山上拔几样草药煮上，喝一两次就好，从来没有吃过药片。

农人的一生都在和草木打交道，生时活在草木之间，吃喝拉撒睡，样样和草木关联，就是死了，一抔黄土也在草木之中。有一句话说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，我认为此话不妥，最起码也有失偏颇，因为草木是有情的。农家院落周围，草木蓬勃葳蕤，除了姑娘媳妇们有意种植的花草之外，蒲公英、马兰花，野菊花等，春夏秋三季不衰，这些野生的花草不仅长得精神，还是良药，愉悦人们身心的同时，还能治病救人。至于房前屋后的树们，都是主人亲手所植，既是留给后人们的念想，也是期望子女成材的一种希冀。我家老屋后面的沙丘上，有三棵母亲种植的杏树，碗口粗细，都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可是母亲走后的第一年，那三棵树先是死了一棵，剩下两棵日显憔悴，最终也先后死掉了，我知道那几棵树是为主人殉情了，村子里人也都这样认为。我曾经在老家静宁见过数十棵碗口粗细的榆树，虽然早已干枯，却依然挺立在村头庄畔，这在当时缺少柴禾的老家，很是令人不解。后来叔父告诉我，在1960年遭遇年馑之后，人们为了活命，就把榆树皮剥了推成面吃了，所以这些枯树在人们眼里就是救命的恩人。好多地方把村子里最古老的树视若神灵，顶礼膜拜，绝不是夸大和空穴来风。

仔细想来，喂养我们身体，救治我们伤痛的都是草木啊。喂养我们生命的粮食蔬菜，都来自草木；解除我们身体病痛的也是草木，我国的国粹中药也叫做草药的。乡村随处可见的艾草，既是良药也是野菜，不知拯救过多少危重的生命呢。难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草木呢，就是那些生活在钢筋水泥格子里的人们，也要在室内养几盆花草，否则就眼涩心慌，不能久坐了。那些长寿的老人们，都生活在山清水秀的草木之间，是草木的精华让他们身体矫健，老当益壮的。

又是一年草木葱茏的时候了，抽些时间到山野里去濯洗濯洗尘封了一冬的身心吧，就像去会晤久违的老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。

**草木深散文阅读题篇八**

草木春天优美散文

每年清明，我总有一次刷新目光而温暖的回归，回到老家钱家祖的庄子上。

这个时候，庄子上的油菜花都灿烂的开了。我们那个村地形逶迤，地块零零碎碎，不像江南或江外滩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大片的金黄。由于地块的错落和分散，油菜花都是小块小块的，在山坡上，在水塘边，在田埂上，间或夹杂着绿色麦苗，粉红的桃花，清清的水塘，那小块的一片片的油菜花就呈现出村庄特有的神韵来。主色调是金黄，涧沟、村庄、老屋，房前屋后挂晒的衣服，未及翻耕的冬闲田和地里那把土色的犁，则是村庄固有的色块，这些色彩配搭起来，组成故乡的样子，进入我的目光，确切地说，此时，进入我的内心。

小时候，经常看到油菜花地里有狗在寻觅。一片金黄的花丛，一只卷着尾巴的灰狗在地里嗅嗅、停停、跑跑，我不知道它的目的，只看到它的样子很窘迫。村里比我大些的二黑他们则阴暗得多，早已端了一盆淘米水在一旁守候，我也不知道二黑他们的目的.，只感受到他们的笑声很阴暗，直到他们把淘米水泼到狗身上，听到被作弄的狗哇哇惨叫，我才突然感觉到村庄是丑陋的。

后来远行，在丹尼斯托克《视野学》里读到这样的诗句―――村庄就是伤口，从伤口出发，那里又是村庄。方懂，我已白发上头。在文字的逢隙，偶尔找找原野，找找村庄,却不知真正的村庄已经远去。

一辈子生活在庄子里的乡亲或许是感受不到这些的。春天了，他们觉得离开村庄出外搞钱比春天重要得多，年尾，他们认为“有钱无钱回家过年”，又比色彩重要得多。他们认为，庄子就是庄子，钱家祖就是钱家祖。他们的话题，大多是谁家的房屋又翻新了，谁家又买了宾悦或者别克……至于庄稼，至于油菜花，几乎不会挂到村里年轻人的嘴边。偶尔谈起庄稼谈起油菜花的，无非只是我七十多岁的父亲和隔壁的“讷里大爷”。

“讷里大爷”我从小就听家人们这么叫他，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名子，个矮、背驼，不说话。母亲一直叫他“讷里大爷”，说讷里大爷苦做，苦挑，那个驼背就是重担压的。讷里大爷有个老母，母亲称呼其“大娘”。大娘小脚，蹒跚，说话轻微得几乎听不到声。对讷里大爷的印象深，还因为母亲过去经常送粑给他家。老二小时候对母亲送粑行为一直抱有反感，那时我家人口多，母亲做粑的日子就是我们加餐的日子，老二和我都趴在锅台上，看母亲把又白又薄的粑一个个下锅，又一个个香喷喷地铲起来，装进脸盆，但总是疑惑为什么吃不到我们嘴上。有时，母亲抵不过我们的可怜相，也会给一两个糊一下我们嘴，然后多数的粑不知道母亲弄到哪里去了。我是老大，并且知道很可能祖母有点暗动作相助母亲，因此虽然没解馋也不会追究粑的去向，更不会探究母亲的行为，但母亲的行为由于老二的饥饿和忍无可忍，终于有一天暴露出来。这一天，她做完粑，装了满满一碗，把碗掩盖在围裙底里，从后门出去，被老二悄悄盯上了，然后老二看见的，又是一碗、二碗、三碗……原来到嘴的粑被母亲大多送出去了，被送的人包括隔壁的讷里大娘。老二统计地说，不是一位大娘，而是有好几位大娘。终于，在纯洁面前，母亲的秘密得到一次老二的质询和反抗―――为什么不给我们吃？！为这事，老二挨了母亲一顿打。据说，母亲打老二时，流泪了说，讷里大娘是村子里最可怜的大娘。

老二一次纯洁的反抗换来一次伦理的教育，结果扭曲了老二的纯洁。后来，他很少说话，不愿读书，倔犟。和我抬水经常打架，他比我小四岁，打不过我，他就刮胸口的第三粒钮扣学我口吃，直逼要害地让我泄气。结果不欢而散，无法抬走的那桶水放在路途上，急得等水下锅的祖母在家直跺脚，直怨“这两个害鬼哟”……后来他学了砖匠，学会了像讷里大爷一样少言，学会了“靠手艺吃饭”。村子里楼房每年像油菜花一样地长，不愁没他的饭吃，不愁没他的酒喝。去年孩子考上大学，老二喝了六七两酒，这个酒量使他成了我们家喝酒最有造就的人。尽管这样，我最清楚，我们兄妹四人，在母亲的心中，她最心疼的还是老二。

当年做粑时那个壮实的母亲，转眼头发全白。平常她给老三带带孩子，在安庆呆得时间多些。做清明要准备祭祀碗，老二告知了母亲，她头天下午就赶了回来。我第二天上午到家时，她就坐在祖母当年那时的位置上捣锅洞，正霞在灶台上炒，说“大点火”，她就把头凑到火门口拨火苗，灶膛的火终于旺起来，把她的脸映红，灶头火映红的母亲此时像极了油画上的藏族母亲，慈爱而祥和。我不懂宗教，但我感受到了“藏族母亲”的宗教色彩，母亲的脸上为什么呈现出如此慈爱的光辉？她一生不识字，却实践了一个“爱”字。冰心说，有了爱，就有了一切。大概就是这种意味吧。

母亲这边和我说着话，那边又吩咐着灶上的小妹，芹菜要少放点盐。手刚停下来，又朝我唠叨着，我叶全穿这点衣服也不冷？……

心里突然涌起什么，怕母亲看见，转身把灶台上刚炒的芹菜不讲卫生地用手拎一根放到嘴里，一咂，呵，好香！

屋外，此起彼落地响起村庄做清明的鞭炮声。

清明大似年。此时，村庄好近。我们该去看看祖母和叔娘了。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